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目錄

李翺 七

李翺七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縣尉歷宣城鞏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杜黃裳爲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舊產公爲捕賊盍使察之坦對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祇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蓄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

爲宜故不使察黃裳黃裳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爲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爲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爲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言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啟復請以爲重職坦適在復所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爲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爲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愧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

士五百人入州城人皆恐駭坦遽止之盈珍不敢違復卒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會客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材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從公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爲所畱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珍與姚隙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爲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爭之詞深切聽者皆爲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

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稜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
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畱後以畱己因發兵取宣州爲其將
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
懔懔坦説宰相韋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
納其言將以爲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爲請王叔
文使人請坦將以爲員外郎知楊子畱後坦假他詞不受
叔文不悅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敗出坦遂爲殿中侍御
史權德輿爲戶部侍郎請爲本司員外郎尋轉庫部兼侍
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亦縣尉有爲

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

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遂以聞上曰

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

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絶罷鎭節度使等獻財貨

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

鎭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名坦對曰柳

晟閻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

布大信於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

陛下不可以失大信於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曰

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爲宰相所寢李錡之
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
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幷殺其子罪塞
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爲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
且國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
罪不追於元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
容曰非卿言何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五戸守淮安
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

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爲策詞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寧節度使裴垍一作均入爲僕射行香時將處諫議常侍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爲證裴垍怒曰姚南仲何足爲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勑使耳何不足以爲例也遂爲垍所排改左庶子坦初爲殿中當杜黄裳爲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忌其遷之速數月宰相裴垍白以爲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反逆其壻蘇强坐誅死强兄宏爲晉州從事自

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宏有才行其弟强坐劉闢反誅宏與强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强廢宏非陛下惜才之志因請宏以爲判官上曰假令蘇强當時不就誅尚宜隨材而任之況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爲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爲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

以羡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歷更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爲已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謇爲代北水運使時畜馬四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官往驗之未反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坦上陳以爲陛下旣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是之遂追劉泰昕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則厚

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度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腊酤之鄜汝州以韓重葉（一作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爲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愿所作城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非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强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合上名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爲宰相所奪乃出坦爲劍南東

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盱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盱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以爲己助及坦出半載而絳罷坦至東川奏罷兩稅及山澤鹽井榷率之籍夷人歌之錦劍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而無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旣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葢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名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爲賊之

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侃之手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

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兹猶存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獨

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皆敘之將告於史官

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距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鬬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

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卧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胷老眀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誤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君喪遣使奠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饗

祭福建獨孤中丞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朔二十日己卯朝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獨孤君侍郎之靈嗚呼昔我與君自少而歡中暫乖阻周荆眇綿宣城越中二府周旋同事於公職以相連子常推後我唱其先叔向汝齊不紉而堅蘭馨以聞乃在掖垣引我代己其謂真賢共升於朝亦又多年或外或内莫余或捐君齒少我髮鬢都元豐盈角犀氣茂神全當臻上壽福祉昌

延何爲發瘍鍼藥弗觸有妻既喪有子童然喪祭誰主銘旌有翩嗚呼哀哉唯短與長會歸於死以存悲逝前後皆爾哭君之哀痛折支指欲抑不能縱之曷已嗚呼哀哉入君之戶但有裳帷思與君言不見容儀薦肉不食酌酒不持嗟嗟用晦何亟臻斯嗚呼哀哉尚饗

祭中書韋相公文

嗚呼蘊德在躬必逢其慶利物之至宜乎得政君居翰林遭國之病建立詔制所須未定決危疑於一言討篡逆以從正橫兵刃以森列述王心而革命伏羣情於頃刻咸屬

目以生敬既名遂而眾安乃登庸而輔聖室因依之他路收爵賞之全柄升俊良之滯淹摧奸兇之熾盛何襮柔而中毅護勳賢於視聽惟廷相之雍雍伊近世而疇並將協德以致理事有初而未竟方陳謀於帝前忽顛仆以終命雖稟受之有數亦生靈之不幸嗚呼哀哉緬維昔歲陪迹南宮省己何有辱交於公公賢偶時羽若飛鴻走斥於外困不能通公相未幾遽歸自東司諫左垣視草禁中汲引之惠如帆得風飄淪八年顛白成翁幽蟄忽發渙然啟蒙烈士感知矧惟賤躬聞以存歿心悲曷窮奠爵而拜公其

表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前此八年公在宣州翺歸自南下江之流公發辟書使者來名言重禮至實賓之右内懼不稱又安敢辭仰公之德自託如歸亦既在門有言必信翺亦不貳知賢則進公曰汝言我用無疑每疑賢者患不能知汝正而公與我氣合有懷必陳無謂弗納公遷侍郎翺赴浙東官途有阻困不能通公陳上前出白丞相保明無過焰灼有狀事遂解釋奏方成官非公之力其退於田公鎮劍州翺亦東掾亟言

於相曷不以薦官罷在家卧病飲貧惟公見念復名爲賓
自修辟牒以復前好承命而行不憚遠道余及陜郊聞公
之喪失聲泣哭若火煎腸公爲大臣一心正直發言動聽
義形在色公出乎外衆論曰歸輔相之位實公所宜惟公
之薨骨鯁道衰天下失望賢人共悲生必有盡自古皆爾
歿而益光孰與公比喪車東去歸祔先址臨路一號永訣
於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僕射文

嗚呼貞元中歲公旣爲郎始獲趨門仰公之光遂假薦言

幽蟄用彰德惠之厚歿身敢忘公以直道於南出藩謬管
記室日陪討論舊政多粃如絲之棼與賢共謀檝滌榛燔
監戎戾強陰附包奸潛譖危疑處之若閑幷兼百流清濁
中分賓主之義由茲益敦公自登朝及於謝政善接交友
居官恪敬溫然如春柔立不佞坐直屢退進匪由競更歷
中外聲華日盛咸期作相爲國之慶宜而不居斯可云命
知足告休頤養於家子爲侍郎光耀芬葩亦列卿曹秩祿
且多孫童滿前園沼經過門吏盈朝宴賞有加宜哉萬壽
吉慶靡他棄此弗顧哀哉奈何嗚呼哀哉身誰不貴有後

斯榮惟公之嗣實大家聲公爲弟七顯顯其名嗚呼哀哉卜筮叶期返宅於滎翱復守郡居不敢寧追懷恩舊躬在郊坰承教絕績刻揚德馨縞服前導盡哀墓庭尚或鑒此公乎有靈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賓客文

嗚呼天地粹氣降爲哲人忠播大惠濟於生民命與時違有此不伸責安所歸乃在鬼神嗚呼哀哉兄初有疾隷人來告走馹往視連呼不覺痛攪我腸誰其能療嫂姪既至患亦微痊我時屢往笑語依然實希返初以及高年謫官

分曹拜恩滥發負罪即路不遑去別意謂全德功當及人
尚祈會面復接歡忻如何一乖死生驟分嗚呼哀哉豈虞
濬之遂臻於兹舍我而去將安取規惟後與先能校幾時
短耶長耶終永同歸死爲盡乎將有所之惟盡惟有兄其
已知嗚呼哀哉兄之既疾告於妻子自古神聖莫不皆爾
名垂不滅能光萬祀生平交故殁後誰是吾友在東可以
託死且吾所有往謂編紀吾名庶存乃賢在史臨絕又告
丁寧心耳所錄既到酸慘啟書披尋未窮漫涙盈裾生雖
相好殁更有餘敢辭厚命但惡空虛著兄之德刻石幽墟

傳乎萬祀用顯名譽嗚呼哀哉兄喪東來我拘郡事闕四字棺不得視形存心遊盪魄傷氣一杯寫情四望歔欷嗚呼哀哉尚饗

祭硤州李使君文

嗚呼材不如君富貴者衆身喪遠郡不逢世用如君之年存者則多而遽謝歿傷哉奈何官不展心壽不及老妻少子稚棄去何早我知子能一十八年力竟不及於茲已焉臨君之喪灑酒以訣刻石在壙名傳詎滅下從先人萬古之藏要歸於盡安問短長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祖弟秘書少監文

秘書少監十弟諒之之靈惟君文行修潔夙負嘉名累升科第士友歡接遂登諫省蔚以直聞周歷南宮連刺三郡得風告罷入貳秘書致政於家息心養疾沈恙頓已日望其除告言不聞凶訃遄至嗚呼哀哉年未五十有男早亡少妻主喪有息非嗣報施之道冥茫孰知嗚呼哀哉吾責刺遠州道里遐濶病不得見喪不得臨痛悼摧傷悽貫心骨有酒在酘有肉在盤魂兮其來歆此單薄灑淚遣祭哀而不文孰期諒之去矣長别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巡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景辰朔十五日庚午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李翺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劉君之靈我等與君同列賓筵共食偕行歲辰再遷公事多暇嬉遊百般柳垂於塘荷秀於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飲酒終夜觴觥往還笑言無虐咸盡其歡君實强盛時惟壯年宜哉壽考福祿來臻奈何遭疾鍼藥弗痊日冀返初憂危遽傳長路未極琴書忽捐嗚呼哀哉堂有老母室有少妻幼男稚女或童或孩發聲怨切弔者酸悽祔葬舊域隨喪

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有酒一巵我來一別

去去長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錢巡官文

嗚呼某維錢君絜行而文上第有司藉藉京泰退居於湖

遭病且貧乃耀雄詞單使來臻中丞覽之嗟嘆盈辰遂馳

官牒請列賓筵翩然而至灼灼有聞實司表奏章句出羣

有時過我蘊積皆中無言不契有輿必陳每日仰公心知

古人古人孰知幸聯爲賓與我相接三十餘旬不見有過

潛然日新余有行闕二字鄭之間書札日來道遠情親丁寧

戒我已事亟還方將執手復展歡欣如何中道哀訃忽聞驚呼失聲迸淚流巾豈其相逢丹旐載翩少妻慟哭聽者酸辛漫漫者天曲直誰賢梁冀張讓富貴在身童烏項橐天枉其年王鳳何得賈誼何愆將貴賤前定或短長偶然其誰司之施與何偏天不肯告使人惑焉臨喪寫哀備在斯言萬事皆已一觴在前死矣柰何悲哉錢君

準制祭伏波神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身出仕定冊歸漢謨俞帝旨筭無失畫功伐可紀破斬徵側實平交趾來往

蠻貉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理薏苡南還明珠譖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遺德不忘愛留社里築廟以祭人畏其鬼久而若新千歲不毀詁詁蚩蚩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勲華不慈曾氏殺人毋投於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中生寘堇晉有驪姬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讒萋兮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爲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士有歷萬代而不滅者常被訕於當時苟窺心而不怍雖棄置其奚悲赫赫聖帝嘉賢命詞酒牟旣設神乎降思尚饗

祭中天王文代河南鄭尹作

自春亢陽將害嘉穀是以齋心命使用祈於王惟神降歆明應如答陰雲周布膏澤四施旱苗復生宿麥重秀臣人歡悅草木鮮榮惟王之功拯祐於下某忝尹京邑慮迫羣心實荷王化道以嘉祉方當月禁不殺牛羊謝王嘉錫曷敢稽留且薦中素非陳豆羞請俟踰月乃列牲牢

別灊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郎守尚書禮部郎中上輕車都尉李翱謹遣舒州攝要籍司衙前軍虞候吳潭以清酒鹿脯告辭於灊山大神之靈翱自去歲來臨此邦遭

罹炎旱淮左畢同鄰郡逃七十家六空惟此舒人安業於農我政無能遘此歲凶災同報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譽斯有融遂忝帝命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路沿大江遣使來辭神鑒予衷

湖州別女足娘墓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巳父舒州刺史翺以酒果之奠敬別於第七女足娘子之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授舒州刺史以明日將領汝母等水路赴州故以酒果來與汝別嗚呼我爲汝父汝則吾女

王命有期不得安處延陵喪子葬不歸吳考之於禮其合矣夫汝之形骨託終此土汝之精神冥漠不覩上及於天下及於泉鬼神有知汝骨安全永永終古無有後艱我來訣别涕淚漣漣嗚呼尚饗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四十一目錄

王起一

王起

起字舉之宰相播弟貞元十四年進士登制策直言極諫科元和時累官吏部侍郎文宗朝拜兵部尚書遷太子少師武宗會昌四年拜左僕射封魏郡公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元年檢校司空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文懿

東郊迎春賦以立春之日備禮東郊爲韻

我皇則銅渾而有倫應木德之惟新展東郊之盛禮出左

个而迎春所以先庚有秩舊典攸遵將欽承上帝而敬授於下人者也於是法駕鏗鏘嚴城翕習見太史之先謁知勾芒之已及都人士女候彩仗以駿奔文物聲明擁彩華而鱗集莫不聽玉漏而雷動赴靈壇而嶽立於是闢重門遵九逵服蒼玉載青旗草木之萌必因茲而動矣原野之蟄亦自此而啟之展聖容之穆穆引天步之遲遲有翼有嚴不徐不疾百辟陪乘千官扈蹕遵皇衢而却轉度青門而迴出八鑾振響隨解凍之和風五輅騰輝映麗天之遲日東郊之中肅穆會同俎豆莘莘而駭目衣冠楚楚而鞠

躬祥雲爲之郁靄佳氣爲之葱蘢青帝克禋必來顧而來享元穹廣覆何自西而自東當是時也四遐縱觀五福來備瞻聖皇之迴輪知太昊之整轡登臺者漸樂擊壤者咸遂莫不荷煦嫗於陰陽感溫仁於天地夫然則跂行可以不夭根著可以漸苞輿逆暑之吹幽空闡乎德肅於火殊迎寒於旁磔何足以禮行於郊則知和氣熙熙盛容濟濟必蒼龍之整駕當青鳥之司啟握金鏡而明王道調玉燭而昭國體莫不在迎春之盛禮

元日觀上公獻壽賦以題爲韻　王起

歲移木德春變銅渾觀上公之獻壽表南面之居尊贊以
至誠俾天長而地久陳乎盛禮亦星列而雷奔所以上增
景物所以下答湛恩豈徒閱夫濟濟而炫彼元元時也百
辟無譁九賓有秩玉帛林會簪裾櫛比聲明叶於載陽天
文宜於初吉於是紫殿晝皇輿出仰之如天就之如日獻
大君之壽善頌善禱覿元老之儀匪徐匪疾皤皤元老首
出朝端仰紫宸而展敬回黃閣而卽安振冠劍之翼翼曳
環珮之珊珊旣進退而有度亦容止而可觀將奉一人之
壽而爲萬國之歡遠映珠旒旁臨霜仗赫赫在下明明在

上奉觴而進持盈有俯僂之容祝壽而旋慶賜被鴻恩之暢應千年而莫厚宅百揆而誰讓祥光郁靄佳氣葱蘢時剡剡以起履每兢兢而鞠躬拱北辰之尊不異乎台居列宿獻南山之壽更聞其嶽視三公既而天顏迴眷堯酒畢獻乾坤永固上下無怨禮循牆而已退福如茨而咸勸則山呼萬歲徒稱漢日之祥天錫九齡詎比周年之願諒羲軒之道隆實伊容之德建宜乎景祿克受賡歌不朽如岡如陵可大可久亦何待華封之祝然後增堯之壽

振木鐸賦 以孟春之月遒人徇路為韻

國家敷文教布時令爰振鐸於九衢將採詩於萬姓上立其典將興詠之必聞下聽其音知從諫而則聖事且彰於歲首禮無虧於春孟所以夏訓是崇周官克敬亦旣戒止居然可珍赫赫奕奕爛爛燐燐以金爲鈴且嘗巧於懿匠剡木爲舌將託音於下人及夫拂拭光生提攜彩發順一人之施令採四海之箴闕鏘鏘於遐邇之路杳若和鑾煌煌於前後之車爛如明月於以闡幽於以冥搜知政教之茲始表申嚴之所由動素手而知音愈出注清耳而其義可求邑耀皇衢映遲遲而日麗聲搖紫陌隨獵獵而風遒

昭彰有儀掌握成韻因木德之將盛懷金聲而載振或聆之而胥悅或抑之而旅進豈比夫鼓有節而斯通雷發聲而先徇可以展六義可以陳四詩在道途而無壅致朝廷之允釐驚百衆以泠泠昭其聲也沃九重於翼翼失則革之鐸之爲義也深鐸之爲用也固虛其中而不屈圓其外而合度可以揚天之聲可以遵王之路令出不返知適人之是司道之將行幸夫子之可喻故其鎔鑄式珍錯磨永新舊典斯考英聲克振既有符於元化斯永保夫青春

取榆火賦以方春改火用榆鑽燧爲韻

王起

國家布和令稽舊章候葭灰之所應取榆火之有常鑽之彌堅初若切磋之響動而愈出俄生燁煜之光火則循利人惟嚮方豈徒宣明於四海固將貽範於百王時也遲遲日昇習習風至太蔟中律勾芒整轡擇木之宜順天之利歷歷初種常散熒而如錢煌煌是求必鑽木而成燧曲直有倫尋尺爲珍啟炎上之氣當發生之辰佐暄妍於獻歲助煦嫗於陽春比皇明之燭幽旣自邇而及遠叶時令而委照爰舍舊而謀新始青林兮見採終洪鑪兮有待欝攸之氣方騰枯槁之容不改其執熱也殊金燧之感其攻堅

也非水石之鑽佩之或雜於刀礪用之以代其槐檀運手而綠烟乍起屬目而朱燄可觀餘燼收之而有耀死灰然之而孰難東緼是繫抱焦衆夥何鎔鑄而不賴何燔炙而不可紅星忽迸不異乎種天之星朱火既飛詎同夫敲石之火則知調其玉燭取彼白榆誠國之美利亦君之遠圖始韜光而無朕卒既爍而有孚所以微成於著有生於無豈徒嚴凝之鄉樹於北塞晼晚之景失於東隅宜乎大化不爽餘光必共莫不愛一人之火化爲百姓之日用

鑽燧改火賦 以順茲四時取彼衆木爲韻

乾坤設兮其儀有二寒暑運兮其序有四聖人則天而順氣故改火而鑽燧大矣其功博哉其利智以濟物時以作事萬人由是資生六府以之咸遂爾其始也命工徒桀林麓選槐檀之樹楡柳之木斬而取也期克順於陰陽鑽而改之序不愆於寒燠既類夫求美玉而琢山石又似乎采明珠而剖蚌腹爾其鑽也勢若旋風聲如驟雨星彩晨出螢光夜聚赫戲鬱攸赩熾振怒青烟生而陽氣作丹燄發而炎精吐影旁射而曜威氣上騰而作苦冠五行以斯用審四時而是取司方守赤以備乎南北東西利物濟人用

配乎金木水土則知火之爲德候而爲期火之爲用無以尚茲輝赫赫而不滅性烈烈而自馳其猛也物則望而畏矣其炎也人則寒而附之豈不以陽氣所禀厚生所資用於燧人之氏職於火正之司及乎日月其逝春秋相推取舍有常必假於人力新舊迭用無乖於天時惟火之用其則有順其初也鑽一木而挺英其大也燒萬物而爲燼豈止夫田單克燕孟明伐晉或焚舟而濟河或爇牛而破陣而已哉今我國家七德聿修九牧入貢若以之鑠金爲鼎可以備物致用若以之鑄金爲器可以安人和衆然則鑽

燧之始既已如彼利用之美又亦如是濟乎今古達乎遐邇猗歟火之不可闕也如此

蟄蟲始振賦 以和氣初發幽蟄潛啟爲韻

蟄以寒閉春以陽和閉者得時而後振和者煦物而無頗萬穴之中或羽毛而櫛比積塊之下或鱗甲而駢羅或蠢蠢以潛發應熙熙之屢遇則知出處有時變通爲貴煦嫗斯感嚴凝罔畏跂行喙息負日月之融光蠕動蠉飛得天地之仁氣爾其形分土石邑動邱墟潛乎野處達彼巖居歷窮陰而茲久當獻歲之厥初思麗景之鳴躍念和氣以

吹噓順於時比應雷之雉感於候同上冰之魚况夫勾芒

整轡太簇紀月蒸以絪緼斂其氤發或振羽而不倦或動

股而不歇細則肸蠁以凌空巨則連蜷而抉窟處否藏周

逢時出幽順地之理承天之休將昭蘇而忽變豈枯槁而

爲儔想像山川依稀原隰氣且布於感動力無違於燥濕

秘邃泥蟠依稀土蟄青雲之表期蜿蜿以龍升繡户之前

佇翩翩而燕入則知離於淹滯託彼沈潛苟存身而有待

必坯户而是瞻豈惟月令舊章紀之而無斁時訓前典徵

之而不厭客有窮屈伸之理得行藏之體固無恨於陸沈

將必俟於天啟

開冰賦

國家順仲春之律開藏冰之室將以均寒暑分老疾北風始壯且納而必周西陸有期因用而斯出是時木德司辰條風報春物惟求舊令乃謀新有須冰之職有伐冰之臣安得深藏於重壤自當登御於一人有司奉明詔薦清廟啟其室觀其徹連鍾既下不作冲冲之聲厚土忽開已發峩峩之照獻羔之禮既宣祭韭之義克全將使陰不伏陽不愆詎有東風之解莫移北陸之堅皎潔兮玉壺乍奪清

瑩兮金鏡爭鮮鑒乎其中雖臨深而履薄積於其外終岳
峙而峯連此輿人之所納縣人之所傳乃被以桃弧升於
蘭殿凌陰去而寒盡御座來而春變其爲利也溥其爲用
也徧羣寮是錫足以表鴻恩百祀方修足以成嘉薦向若
藏之不以宜啓之不以時自然光而不耀貞以自持同土
石而棄矣何賓祭而用之德既自此宣政亦自此審禦霜
雹以清沴調風雨而成稔開五色之瑞福應方來叶七月
之章頌聲曷寢豈惟求履霜之堅思積水之凛冰之開也
在於人冰之用也進於君昔享司寒雖蒙於幽閉今將清

暑終見於區分儻不遺於茲日期不掩於前聞

冰泮曲池賦以春日風暖之候爲韻

元英變律青陽報春伊曲沼之方煥始泮冰於斯辰北陸初凝昔峩峩而邑閉東風忽解驚片片之光新所以將延軒騎稍媚咸秦散亂瓊岸離披玉津開碧潭之瀁瀁如白石之磷磷豈必積窮谷而與競塞長河而見倫則知煦嫗有待沍寒無必將辭烈烈之風漸映遲遲之日或竹破而瓦裂或鏡華而玉質帶宿草而猶霑添新泉而更溢小大惟錯方圓不一臨深之戒稍寬履薄之危漸失蠶之績也

必見其淪胥鯉或感焉匪勞於剖出瓘錯騰外淋漓積中隨波響激遵渚光融下魚竿而不隔泛仙舟而已通渙渙初流自同夫溱水冲冲罔鑿奚取於豳風是知冰在池而合散池與冰而虛滿腹堅難俟於星迴礫裂必因乎風暖皎潔不私清明在玆殊玉壺而靚止異凌臺而藏之鼠無得而潛伏狐由是而决疑和而不同始堅然而固節積而能散終渙爾以隨時客有覽名都之秀盼迴塘之溜知迷津而可通在解凍之斯候

北郊迎冬賦以題為韻

我皇審緹幕候元英法天之序立人之程律變於冬必順
時而冬命水盛於北亦隨方而北迎所以修舊典闡鴻名
受太史之先謁率羣辟而躬營況肅殺以北陸將昭宣乎
上京於時時和歲豐勞農息力結冰於坎改火於國天欣
玉燭之太和人受銅渾之罔忒由是文物成聲明飾皇皇
濟濟鏘鏘翼翼向仙蹕之駐方引旆於司南望曉星之殘
尚建杓於禮北及夫禁城啟寒漏極分天仗而雲布遵皇
衢而繩直嚴颸絕元輅之響愛日動鐵驪之色一人由之
而展容萬姓於焉而仰德既而臻靈壇薦嘉餚奠之以玉

縮之以茅雖布政於元堂以居乎左个而司晨者黑帝必祭於北郊蓋示敬於端冕非取樂於懸匏及夫整宸儀迴天步考時訓而咸若稽月令而畢賦導嚴凝之氣無奪其倫應廣莫之風不愆於度則知北郊之爲禮所以佐天而成功亦以感神而叶中故宜百神肹蠁萬寓朝宗豈止運行而成歲閉蟄而爲冬

律呂相生賦 以予欲聞六律五聲爲韻

律呂以迭而相成陰陽以獨而不生總二氣而取則俾萬物而立程可以揣亭毒之理可以順天地之情其繫時也

必誠必信其吹萬也無臭無聲原夫制自伶倫迹於嶰谷始叶音於靈鳳終制器於截竹其名可紀則一暑而一寒其數可陳則陰六而陽六所以均我節物而周乎倚伏借如黃鍾建子以爲本林鍾建未以爲君動夷則而葉墜應姑洗而草薫霜雪因之以罔忒禽獸候之而必聞雖覆載之莫窮而飛灰可揣謂陰陽之不測而寸管斯分故王者歷象爲務職司是掦奉之以布令法之以成俗肅殺初佐於金風絪緼竟調於玉燭動植無擾含靈斯足莫不因律呂之相生濟仁壽之大欲既而同其法度節其疾徐既環

周之無極亦鱗次而用諸故能欽月令之不爽布歲和之有餘八風既從兮惠化爰被十旬不散兮休徵可書伊上瑞之臨汝實疇人之起予則律不作無以叶五音之術呂不助無以成萬物之實洞於精微生於陰隲在孕育以咸暢處金石而無失則吹於寒谷不惟鄒子之方叶於樂府奚獨延年之律我皇欽若時令克諧宮羽來遠人而風雲表祥張大樂而鳥獸率舞是知順相生之義而德冠乎三五

律呂相召賦以聲氣相叶如響之應爲韻

昔者聖人稽天地之本達造化之方將以律而召呂明自陰而應陽清濁所資叶贊之功共有煦吹無滯輔成之理更相所謂以氣而導聲以聲而宣氣用諧和而感通上下假訢合而生成品彙窮神於短長之象動必相須會數於九六之爻用而不既當其二儀方闢萬化攸初以嶰谷厚均之美審葭灰聚散之餘氣類潛通若琴瑟之心相感雄雌既辨比鳳凰之德皆如亦由顧影而形分命宮而商應合君臣際會之理得夫婦剛柔之稱精誠所致雲龍之感召必同終始相明日月之循環可證若八風順序六氣和

平等四時之代運符五位之相生定寒暑之功必能成歲審疾徐之度亦足和聲故得天理不姦物情和愜草木以之而暢遂乾坤於焉而交接兵家之否臧未兆懸以先知樂府之聲音所諧動能允叶今也初陽應候萬物思時念惠風之將入顧寒谷而奚疑必使法軒轅之明方今可也如或繼伶倫之妙何代無之於是放志希夷凝心惚恍酌動靜之理於開闔達感應之情於影響今所以賦律呂之事莫不欲使百王而共仰

葭灰應律賦 以四時運行應候不差為韻

王起

葭灰陽物銅管陰類陽物以健動爲宜陰類以虛受爲器
一則本乎天一則通乎地因時出矣本乎天者親上乘氣
洩焉通乎地者啟閟感兩儀以成道應六管而爲事明夫
律通則氣來灰動則時至知晝夜之迭代表子午之更位
辨方辨卦乃立節而爲八定至定分故均氣以爲四於是
聖人設矣君子用之於以則地氣於以奉天時仲夏將臨
則蕤賓設候孟秋既屆乃夷則應期大吕具實而冬窮於
丑太簇已散而春蠢於寅可謂自微形著有條不紊明天
道之大備則帝道之廣運且夫範金以爲律當其空有律

之明燔葭以爲灰當其動用灰之輕律之空其或吐或納灰之輕則有虛有盈由是識坤德之順靜探乾德之遊行其入也柔順其出也剛勝或處陽而陰生或在陰而陽孕見律中而灰動知地感而天應如此神可以窮數可以究事可得而待時可得而候是以聖人執兹一柄形被九有時寒暑之往來辨昏明之妍不夫物之妙用則感於無爲物或不爽則應用無差彼葭灰之造微與天地而宜契我皇敬授不忒故能爕理無虧

鍊石補天賦 以鍊彼堅貞將補其闕爲韻

王起

天何言哉有闕則補持五石而是用彼四時而能取成乎
圓象故資可轉之功定彼乾儀蓋俟至堅之主所以裨覆
燾仰周普磨礱入鍛成功豈濫於宋人緝綴為勞至德何
慚於山甫乾道甚明配彼清貞類鼓鑄而可致冀穹元而
是營石不能言默助無為之化天將假手潛因妙用而成
則知媧氏之為功也體物情立取法志生睠悠遠而求則
象規圓而作程小大寧遺俾隨形以溥博差峩不墜皆投
質於輕清若乃元造呈材神功效技他山以綴象帝自適
鄉雲初觸當碧落以麗乎銀漢同流激清霄而即彼天象

又元石質既堅究勤勞而日月逝矣成廣大而星辰繫焉暖積素之烟尚疑苔點降如絲之雨終若溜穿觀夫圓則九重功惟百鍊眷無親而克敬當有道而可見言柔與剛崇高是將運有徒於晝夜比爲炭於陰陽織女停梭受支機於河漢荆人抱璞嗟韞玉於穹蒼補之伊何以當其闕照悠悠於峻極驅鑿鑿於超忽想夫取鍛之日排剛之時齟齬不安或表艱難之步清明於外猶生錯落之姿正圓虛之廣矣下長風而淒其是知補上天於鍊石蓋虛實之相資焉

鄒子吹律賦 以吹律洞微寒谷生黍為韻

鄒子處寒谷之陲審至音之宜能噓吸而律應使嚴凝而氣移驗乎卜居殊緹幕之攸設稽乎假器匪葭灰之所吹當其地映嶔崟山連鬱律夏皚皚而多凍晝蒼蒼而少日草木絕其滋榮飛走悲其慘慄雖彈紘於帝舜孰致其和雖扣角於師文必慙其術由是鼓其用濟於衆將鈎深以致遠在識密而鑒洞響發於寒威氣感於春暉何續斷而臻極乃洪纖而入微颼颼其和土囊之風乍出淒淒積變夾鐘之律方歸逸韻未殫發越林巒始驚蟄於煦嫗俄解

凍於淒寒誰謂暖風蚤來節奏於絳脣之末誰謂溫風潛扇抑揚於玉指之端於以闡溫燠於以發亭育鄒元鶴之舞庭類雕虎之嘯谷清泠散徙罔聯嶺屬疇人懟其術窮田父欣其野沃則千旬不散之瑞其事未滎南薰不競之占其理未精孰若探至賾究幽情化烈烈之瘠土成薿薿之嘉生豈比夫廟列零陵徒聞白琯之麗竹收嶰谷空爲丹穴之鳴別有翻飛之侶曈妍是處固將嚶嚶以出谷豈獨離離而生黍

懸土炭賦以寒暑相參輕重可驗爲韻

王起

國家順天之情作人之程乃懸乎土炭有象夫權衡惟土
也叶陰氣之動惟炭也應陽氣而生故將法之而令出瞻
之而教成乃左乃右一重一輕茍二物之不爽知四序之
攸平有司修厥官承厥緒繩木有準鈞銖獲所香炭於是
而善繫累土由之而畢舉分乎多少則無黨無偏候以高
卑知一寒一暑若乃芳歲闌嚴更殘黃鐘中律黑帝司官
昴中見而昭晰日北至而沍寒於是岌岌斜指亭亭上干
土則從輕知衆陰之將謝炭惟持重知一陽之已攢曁夫
春令變木夏德司火鹿解角而氣新君登臺而物夥二氣

交而猶昧六律推而末可然後懸法示人表微在我觀夫炭則高而漸危窺夫土則垂之如墮彼銅渾兮自噺空鎔鑄以相參彼金壺兮可厭從晝夜而爲驗孰若土炭之有常爲邦國之舊章恆不飾而不美無玉振與金相影每分於高下色且對乎元黃不假飛灰自符於律呂何必測影而知夫短長向若鴻鑪長熱厚地斯藏安足以調夫四氣而傳之百王於赫大君穆然端拱懸之而無冬無夏法之而是遵是奉信不謬於陰陽詎可欺其輕重

寅月釁龜賦以擇茲上春虔俟明火爲韻

王起

國家謹時以授人敬卜以事神每殺牲以獻歲用釁龜於孟春法於天不失建寅之正位塗以血而皆祀骨之至珍是尊是奉必躬必親周官之規不爽呂氏之令維新時也斗柄潛移葭灰稍暢簭氏之占有待龜人之職無曠由是發巾笥之下於廟堂之上乾乾兮捧九江之殊形翼翼兮出十朋之異狀然後刲牲來思流血注茲映乎顏則渥丹初啟運乎手則研朱乍施所以布幽泉之物於枯槁之姿必勾芒之用事俾僂句之不欺負圖之處既占獻兆之求必果迫而察也異太史之定墨遠而望焉謂卜師之揚火

物以好生爲德我則鑽而堅物以受汚爲累我方告其虔

不潛寧同於居蔡見珍皆得於巢蓮閱山澤之形紛其維

錯染青黑之緣赫以相鮮木德式臨官占有俟幽贊先知

之道啟迪從長之美豈比夫楚軍釁鼓虐執蹶由齊國鮌

鐘仁稱孟子且車甲之釁也所以交於神明孰若考元吉

謀永貞候青陽之辰是儀是準設朱殷之邑必信必誠用

能稽大疑決碩畫罔櫝中而致毀咸著下以愼擇既釁之

而有徵願保之而無斁

秋潭賦以秋氣清爽資彼澄徹爲韻

王起

洒彼積水凜乎高秋秋應律兮則勁水爲潭兮至幽當草
木之不芳獨開翠邑因天地之始肅更變寒流匪騷人之
詠歎實知者之娛遊邇其畜𤅊淪之邑得蕭瑟之氣就其
淺則疊疊共清臨其深則兢兢是畏居下流之可保信上
賞之爲貴寂爾不動湛然恒平正衣冠而必審燭毫髮而
必呈性則納汙能積小以成大時方收潦故沿濁而更清
鷗浪不振鷺濤不驚同至人之虛受比君子之持盈懿其
歇昏霾羅物象峯巒之所攢列雲烟之所來往媚潛蚪之
幽姿疏遊人之煩想不汪汪於千頃自泠泠於百丈寫星

火兮初流涵珪月兮始上湛清華於古木於以交輝澄鮮彩於層空於焉競爽虛明莫映皎鏡無私處不爭而成德體自然以爲資金風乍搖似易水蕭蕭之日木葉方落如洞庭嫋嫋之時映泬寥之遠天動悠揚之短晷與碧落而相合將清光兮乍起淨如練兮可名清濯纓兮增美儻朝於海知引往而納來如挈其瓶可注茲而挹彼安彼皎潔利物含宏溢金隄之皛皛窺銀礫而澄澄飛螢乍臨疑列宿之在漢纖鱗或躍若迎春而上冰豈清淮之可翫何靈溪之是矜則知沸潭無涌闈之於栗烈寒潭見底稱之於

洞澈孰若積元流當素節金鏡同朗冰壺共潔旣妍媸而照臨幸清通之區別

披霧見青天賦以瑩然可仰無不清心爲韻

欝彼宿霧蔽乎遠天霧晻靄以氣徹天清泠而色鮮仰之彌高五里始分其杳爾積而能散三光忽映其粲然昔人引之以喻見賢奇姿允叶美質相宣豈徒卷冥冥之淨綠覿昭昭於上元始則雜氛昏掩高朗霏微有色散漫無象文豹去之而退藏滕蛇游之而來往將欲縱遥睇滌煩想則蒼蒼大圓之色顧豁其清明英英上德之容亦如其瞻

仰及夫收地表歇天衢啟晨光之有耀闢麗景而多娛於是碧落如迴青冥若無既仰之而不及將覯止而豈殊且欲蓋而彰人與天而合契不言而信天與貌而相符則知賢爲衆夥人不知兮蔽之孰可天實悠久霧不披兮覩之則不故將逦顯於幽情配美於高明空濛既同於席卷寥廓乃喻於冰清惟人也玉立斯映惟天也管窺莫競既遐邇之無氛自心神而可瑩狀烟消於羃羃始露澄潭凝塵洗之濛濛自開朗鏡所以彰風采之異見光儀之盛異哉一言之美萬祀攸欽陋決雲而覩劍小披沙而見金有美

人兮青陽是仰藻鏡斯臨自然比天於霄漢卷霧於沈陰亦何必觀樂廣之容始欽重器信衛瓘之說方獲明心者哉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以海日生殘夜為韻

山惟隱天海則孕日日將升而轉麗山望遠而無失青崖直上覺亭亭而漸高碧浪遙分覩杲杲之初出將以測晷度窮節汩豈能獨媚東南之隅空呈畏愛之質而已哉當其陰兎傾晨雞鳴捫葛藟陟崢嶸挺身於重巘肆目於八紘天地廓烟雲清赫彼巨浸吐茲炎精映曈曨而有竟燭

浩淼而方呈彩射空中謂陰火乍出邑浮波上疑萍實初生曒爾下土煥乎上征觸髙濤而暫滅泛輕浪而還明曙邑漸分晨光未改濛氾拂浪扶桑浴彩將黄道以麗天必青方而浮海豈韜映之爲美實照臨而有待是知望自逺乎日域登莫峻乎天壇彼以離而取象此以艮而居安考之則陰陽有度察之則溟漲無端況乎銀漢落金波殘將東方而自出俾下土而式觀三足翺翔若刷乎渤澥重輪輝煥如歴乎波瀾映蠋曳而未定拂若木而將干紅彩下沈照波中之鱗甲朱光上溢射雲表之峯巒誠變化之相

詭諒始終之莫殫洎夫出溟渤照戎夏昇九天辭午夜羲和整轡而直上葵藿傾心而皆借亦何必登日觀之峯而後望神明之舍

書同文賦 以王化大同書文混一爲韻

巍巍乎我皇之宅也寰海無氛書契同文宣於小學成彼大勳六藝殊途考爲篆之古史萬邦同德知結繩之聖君於時四方有謚九區如一二教翼宣儒風洋溢或簡牒而異制或草隸而殊質莫不採摭其文錯綜其術由是日月所燭舟車所通布八體而咸若合六書而大同垂露成規

既由近而及遠崩雲殊象亦自西而徂東流離翰墨之場輝映詩書之闕或蟲形而惟錯或鳥跡以相混三墳八索何患乎闕疑二首六身或因而知遠況其名臣染翰行子寓書昌言非同而不達遥思非同而不攄敷奏或乖自無驚於問馬遐邇不壅固有樂於烹魚為學則孚執藝無詐文加點而何有書盡言而是藉或筆或削決百事之紛挐如絲如綸宣一人之教化則知同文之義大道惟昌合我人則覃於鬼方匪求規於率土將作範於後王巧者莫能革其故暴者無能易其常則帝羲龍圖寧務其八卦史籀

蟲篆徒列於三蒼故宜飛聲後代布德無外銘鍾鼎而勒
休施竹帛而圖大逸少之能攸著伯英之妙咸賴信乎觀
彼人文而樂我平泰

闢四門賦以來遠人致多士爲韻

王者居上國來遠人闢四門而不壅俾八方而是遵朝聘
會同自達於遐邇華夷蠻貊不間於君臣所以表王道之
蕩蕩彰皇化之淳淳我皇闢四門也廣天視廓天意總寰
海而有截端冕旒而無事猶懼遺淹滯拔秀異或元纁而
旁採或弓旌而遠致觀乎天步有四達之清夷仰彼帝閽

無九重之奥秘所以遠方知歸羣才不匱彼前代之有四門也或化未洽志未恢水陸之珍是湊邸園之士莫來雖大道甚夷不異乎遐阻雖高門有閌而同夫不開今我后則不然下土順而風趨王化行而草偃閶闔所湊表聖心之禮賢巖藪皆空知帝德之柔遠士嚮方而集才應時而多鴻鸞接翼而畢萃驥騄齊足而咸過莫不趨斯門之呀豁知我化之休和休和之始聖皇之祉致穆穆於四門獲濟濟之多士關鍵不用無老氏善閉之功車書大同叶王者無外之美至矣哉舜德巍巍復存乎聖理

下車泣罪人賦 以萬方之過在予一人為韻

人惟有罪罪實在予將恤刑於荷校遂責己而駐車顧法令之未平滋彰甚矣儼冕旒而興念涕泣漣如始也備羽衛而行因巡狩而出遇茲拘繫將伏斧鑕王乃止翠華駐清蹕恐法吏之苛暴嗟刑網之峻密稽鳳輦而惻隱再三愍褫帶而幽囚非一於是降玉輅下朱輪議獄緩死拖黻垂紳出輮箱而欷歔交睫顧桎梏而汍瀾滿巾雖囹圄之中自罹有國之典恐羅網之內時陷無辜之人於戲法議難逃過亦有在致狴牢未空之事乃教化不明之罪初猶

掩抑見天顔之慘悽漸覺滂沱濕袞衣之文采承顔熠熠滿眼浪浪情將同於肆眚義有軼於納隍是以顧盼悲泣徘徊感傷布聖旨於方輿之間必先一物推睿情於圜扉之下以及四方故得法制備修獄訟無怨由衷而感於黎庶自已而暢於億萬涕洟猶在宥物之義已彰縲紲未收率土之人知勸行道而道斯遠矣愛人而人亦懷之何天網之自入使皇情以興悲葢假其人爲邦家之本因其事爲慈惠之資不然何一降車而開三十世之業一灑淚而成四百年之基然後刑法永清威懷遠播是知夏后之得

天下也能恤人而引過

木從繩賦以聖君順諫如木從繩爲韻

惟山有木惟木從繩繩舒卷而克正木堅貞而有憑杞梓未分規矩假之以冥立斧斤斯運曲直欺之而不能古人以政有得失俗有廢興因納諫之善喻爲箴闕之明徵當其懿匠員來瑰材旅進旣陳之以糾纆將加之以霜刃掌握初縈綢繆忽振尋尺曳而愈出分銖算而底愼則椽之㯳㯳旣砥平而履端伐之丁丁亦木閑而委順則明正不得不受曲直不得不容如獻替於百度宜啟沃於九重繩

墨之間既無違於目巧君臣之際固宜謦其面從然則上
達四聰下延五諫比斯木之猶惑待斯繩而作限廣狹有
準短長無間自然巨川舟檝何慮沈潛之憂大厦棟梁不
貽壓覆之患有條不紊兮其功有餘舉直錯枉兮可以行
諸既爰究而爰度亦匪疾而匪徐向若置而不用藏而不
舒我有梓材坎坎之聲奚自我有劖劂恢恢之刄焉如裹
褭緒抽綿綿縱屬比朱絲之在琴瑟若飛沈之界山谷裁
成廊廟之器剖判陰陽之木自同弦直不爲絲棼匪專美
於成風之匠亦垂訓於背誕之君雖鱗皴異質臃腫多紋

散作輪轅小大之宜不忒鑿爲戶牖毫釐之度斯分所以喻謇諤於後學昭輔弼於前文方今補袞惟勤和羹克正契君臣以魚水以繩墨爲龜鏡則考殷宗披說命未若賡歌於元聖

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以渡瀘款塞咸造闕庭爲韻

我皇制百蠻以德澤刑八狄以威靈俾曠代之絕域同一日而來庭則不叛不侵知遐邇之無外自南自北昭聲教之永寧惟蠻也荒陬有倔强之號惟狄也絕漠有桀黠之暴辭炎徼應感而偕來謝穹廬不期而兩造上乃御正殿

臨中區文物有耀聲明以殊小周王之賓肅愼卑漢后之
享單于於是卉服雲集旃裘風趨駿奔而遠無不屈麇至
而實繁有徒垂衣而朝三表自慚於制虜止戈爲武五月
孰矜其渡瀘百辟式瞻九儀以配寧有截而斯暢儼無譁
以相對獻琛盡禮雜彩服以和光蹶角展容望珠旒而欣
戴若非越荒徼踰紫塞則南同魚鼈安得仰龍章於舜年
北喻豺狼未可親獸舞於堯代是知歷寒鄉之感發欽百
度兮無闕忘沓障之蕲巖彰九區兮克咸聖上惟北辰之
位是纘匪南面之尊是滿窮髮斯服雕題撫算仰天成以

懷柔化夷德爲懶款盛禮必具幽遐既慕同寅協恭兮斯親在遠如邇兮斯赴始差肩於著定之位終收跡於夐絕之路史臣書曰美異俗而同臻象斯華而合趣則昔有梯山騄至航海徑渡無蠻狄入覲之遇

諫鼓賦以聖帝之心渴於聞過爲韻

先王懼五諫之或替恐四聽之有蔽爰立鼓於朝得爲邦之制臣之擊也將宣補袞之誠君之聽焉是叶從繩之契所以臨下國所以承上帝豈鼖鼛於金奏之間坎坎於宮懸之際亦既戒止居然可分契無私之路彰不諱之君猛

簴趪趪以特立直言謇謇而必聞聽其音知有譎而有諷
察其狀亦非鼛而非鼖借如明明哲后輔以賢佐懼德化
之失慮刑政之墮必佇斯音用補其過乃有闇闇之闕謌
謌如林或匪躬自致或造滕來箴叫帝閽而九重猶遠獻
工藝而一人且深於是伐茲鼉鼓殷爾雷聲氣作援枹雖
假下臣之手聲聞韸纊終沃大君之心豈表識於作礪將
思度於如金誰謂再而衰響不可遏誰謂三而竭志由是
達防口之政多慚逆耳之言載渴列彼天居大音所儲志
惟勵乃仁則依於得夫賢掩善旌之所進箴於闕殊謗木

王起

之所書自得與一言而戾止何必諧八音而樂胥方今堯舜在上伊皋爲政皇建極睿作聖而百官尚箴七臣猶諍用設之爲舊典亦表之爲新令念茲在茲是訓是彝藥石必納芻蕘不遺鼓也高懸寧不考而不擊君惟無過願歌之而舞之

履霜堅冰至賦 以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韻

霜之履兮白商應冰之堅兮元律分其履也結之寒露其堅也蟲若長雲當萬物始挫之時降於青女及六尺凝寒之日可薦明君信履微而知著宜布象於前聞乃若歲如

何其夜亦秋止稜稜稍結兢兢未履漸皚皚於葛屨之下將皎皎於玉壺之裏雖嚴凝作氣必納於輿人而慘淒動容先感於君子此謂履霜之始暨夫變化無朕堅剛有期律移緹幕之候辰當黑帝之司由是璀璨無積清明自持則豐山古鐘不春容而鳴矣鄴臺舊井可皎潔而藏之此所謂堅冰之時也霜之飛兮至微冰之潔兮自保所以通變其德所以馴致其道畜峨峨之色且寒於長河改霰霰之光寧留於勁草凝冷兮漸滋積素兮斯瞰始落金波之上有助其明終藏陰室之中不欺於闇冰因乎厚地霜本

乎高天何質變而增勵何節窮而更妍亦由洪因纖起高
以下先投一跡而千里路極覆一簣而九仞功宣則求已
者知霜冰之言理有漸周身者知霜冰之防於未然固宜
研精屑屑覃思乾乾豈翫蒹葭蒼蒼之色鑿山谷冲冲之
堅哉士有錯綜文房琢磨儒術以修辭爲履霜也不同於
豺祭之辰以干祿爲堅冰也不同於狐聽之日願察言而
觀行儻循名而責實況乃良牧煌煌近天子光引凝陰之
義爲勸學之方則因卑致崇匪一朝一夕爲大於細在日
就月將然後知作者之微旨嘉言孔彰

弋不射宿賦 以君子仁及飛鳥爲韻

禽之生兮擇其翔集弋爲藝兮修其決拾飛則騁伎或雕俎是求宿必表仁亦良弓用戢無欺其處闇必濟其不及豈憚殺而爲心將好生而是急當其白日既曛皎月纔分斂翮爭萃來巢有羣同在籠之無見雖驚弦而不聞豈不知翦其羽飾旌旗之靡靡裂其肉成炮炙之紛紛蓋以忘機爲心方同海上之子俯窺見害奚恃太平之君四鏃既藏六鈞遂弨物則咸若德用不擾三驅之禮未宏五豝之仁爲小蒲且希伎自貫於青雲哲蔟設官爰射乎妖鳥豈

以窺城上之烏棲殞月中之鵲繞至道在茲懷仁有歸恩同於解網戒比於合圍且以順行而蒐寧恨於風毛雨血當夕而殞奚思於不鳴不飛諒身翦而知懼實羽族之有依我思古人聿求夫子蓄戢相之藝不發於非時當山梁之求必資乎順理從禽之禮斯得夜獵之夫多恥物既全諸眞藝亦藏諸身則知率是道也在博施於仁

被褐懷玉賦 以君子藏器待時爲韻

玉者貴而絕倫褐者賤而無文何秘質之用晦空寘懷而不分蓋以潛錯落蓄氛氳晉價斯待韞光莫聞詎見識於

和氏而包羞乎楚君當其組織初成彌縫已備馬褐同衣
牛衣齊類徒觀代藍縷配顜頩爲卒歳之資有禦寒之利
殊不知雪影斯積冰光所萃溫潤潛頴特達藏器自同韞
匵之深莫發連城之貴青蠅欲點礙羽翼而却還白虹始
騰隔領袖而猶秘是知玉人獲也用之而彰褐父得也舍
之則藏外不晝而不曳中如瑩而如璋隨於人誰謂莫脛
映於禮乍若凝肪自有同夫韞石亦何虞於越鄉我亦思
古人展矣君子既效此而比德亦念茲而行已固將匿彩
於圭瓚合音於宮徵懼秦趙之奪我則掩荊山之輝恥虞

虢之爭我則藏垂棘之美宜乎琢磨是賴清貞勿改映胸襟而發光雜山水而騰彩成器而服之無斁開衽而沽諸有待信可以價奪衆珍名高四海然後被其惡衣懷以待時有老氏之誠無司城之辭苟釋褐之茲始當獻玉而無疑

燕王市駿骨賦 以求骨於好騏驥雲集爲韻

昔燕王思良馬以扶輈搜揚未獲寤寐而求以爲激貪可以動物明誠可以感幽乃市乎死駿之骨比飛黃與騄騮則有權奇之類倜儻之儔既淪精於一代埋朽骨於千秋

甘委土以從棄忽兼金而見留爾其愜意如生沈吟未歇
朔風至若聞其激揚纖塵飛想見其滅沒用已息於躡影
狀猶存乎挾月匪充貨賄殊巨象之焚身不薦宗祧異立
軀之祀骨嗟夫君之愛彼彼竟奚爲雖云力則無展儻亦
魂而有知恩實殊常誠所謂汗血而匪恨生如可再思所
願肉骨以效奇既而視同軀玉之珍藏諸韞櫝之奧衆既
美其惟一孰不從其所好於是不遠而致賁然來思競選
奇而往矣爭簡異而歸之迭進騕褭爭呈秀騏包在坰於
魯頌掩食埸於周詩豈非結之以志感之以類寸誠式孚

片骨罔棄不降階而出身果鱗集而麇至詎比夫虞公愎諫竟貪屈產之良漢武勞師遠取大宛之驥乃知市骨以來駿馬則其至成羣築臺而尊郭隗則其從如雲骨何施焉姑明好駿之意隗未足也且表樂賢之君至矣哉可垂規於典墳國家皇極立洪勳集安輪之聘尚無斁側席之求如不及儻駿骨之已收欲騰驤而見縶

擲地金聲賦 以辭賦高亮可振金聲爲韻

文含逸韻金有英聲茍操觚而盡妙同擲地而若驚五色相宣諒卷懷而得其瓌麗三品作貢叶攫腕而發其鏗鏘

信一言之炫燿爲百代之光榮當其孫氏能文天台作賦眇眇神邁悠悠精騖發翠屏之藻思掞赤城之麗句既窮嵩嶽之標復得華池之趣清韻秀出芳名獨步飄飄凌雲之氣捧而必覿鈴鈴振策之聲擲之可喻亦既成止居然衆欽乃顧良友大誇詞林以爲其文蔚其旨深傳乎人間已見斐然之麗擲諸地表必聞鏗爾之音郁郁眩目鏘鏘動心豈比夫荆山抱玉披沙之金則知雜瓌寶於衆彩惟金聲兮則可炫黼黻於英髦競文律以相高苟取譬於擊地必先託於含毫匪誇詡以自侈實麗則而不嗤觀瓌瑋

之變態想熒煌之獻狀聆之於耳疑委地而鏗鏘度之以心在體物而瀏亮金之爲寶也可以受礪文之喻金也在乎屬辭披彼丹心始叩音於寂寞臨乎素手同擲光而陸離其價莫並其言可推經喻滿籯是則然矣字比懸市無以尚之別有書圃斯追文房是徇慕綺靡之一擲思金聲之載振所以興詠於上才而思齊於後進

重寸陰於尺璧賦

闕一百十字

至若苦心無虧勵志罔移千里而笈是負三年而園不窺孫敬之戶長閉仲舒之幃晝盡冬映雪而無倦夜

聚螢而罔疲爾乃傾心葵藿屬目桑榆郊影不留於北陸林光或改於東隅則尺璧可輕自可抵於烏鵲寸晷所重恨難繫於白駒固在夫學如不及寧務夫執而不趨是知務彼乾乾瞻其杲杲將以求雲霄之路亦以得青紫之道自然被褐懷玉滿堂獲寶向若貴溫潤之姿賤荏苒之時光收皎皎景失遲遲則如琢如磨未能保其瑜瑾一寒一暑空見迫於崦嵫則知潤身之德將貽後學尚鄙滿籯之金爰取沈河之璞況乎日就月將今是昨非六藝遣學所以知微則捐谷之中自可棄其虹彩測圭之下實有愛於

烏輝別有功名未錄行古之躅時難再得嗟晼晚於扶桑
寶在不貪賤璘玢之如玉此大禹之所以成績得不述之
而自朂